

很多人将宠物视为家庭一员,渴望与宠物深层次的交流,这种诉求催生了宠物沟通师在社交平台上涌现——

宠物沟通师“真灵验”还是“太离谱”?

本报记者 刘兵

当下,很多人将宠物视为家庭的一员,宠物主人渴望与宠物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了解它们的内心世界。这种情感诉求催生了宠物沟通师这一职业。

《工人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宠物沟通师的收入较为可观,部分人士的月收入可达数万元。不过,这一行业从业者良莠不齐,充满欺诈、漫天要价等乱象,亟待加以规范。专业人士提醒宠物主在“下单”咨询时,应谨慎小心,防止被骗。

“宠物也有自己的情绪和想法”

近日,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何女士感觉养的猫比以前更加疏远自己,互动减少。在社交媒体上,何女士了解到通过宠物沟通师可以了解宠物的想法,于是找了一位在社交平台拥有数万粉丝的宠物沟通师下单。

宠物沟通师要求何女士提供宠物的性别、年龄、养宠时间等信息以及一段刚拍的视频。在所有资料以及想问的问题发送过去之后,宠物沟通师表示需要排单等待,大致在第二天给出回复。“一个问题68元,也不算很贵吧。养了宠物,了解宠物心理是刚需,我有很多时候不理解宠物的行为,就特别着急。”何女士表示,自己现在从事礼仪方面的工作,经常使用香水和化妆品,宠物沟通师认为宠物并不喜欢这样的味道,导致疏离感增多。

北京市民小郑表示,宠物沟通师曾告诉他,宠物哪里感觉不舒服。后来他自己带宠物进行身体检查时,真的发现了宠物的一些

这一职业月入3万元以上的不在少数,还有一些机构将宠物沟通师培训做成了一门生意,收费普遍在万元上下。

阅读提示

生理疾病。后来,一旦宠物出现一些反常行为,他都会找宠物沟通师咨询。

通过专业学习和多年的养宠物经验,宠物沟通师明明(化名)告诉记者,他们这一职业是通过观察和共情,感受宠物的情绪和需求,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主人,“宠物也有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只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其实扮演着类似‘翻译’的角色,帮助主人更好地理解宠物的内心世界。”

记者了解到,宠物沟通师的收费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按时收费,月薪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个别甚至上千元;另一种是按问题收费,每个问题的价格大约在数十元至数百元间。根据沟通师的名气和口碑而异,社交平台上一些有影响力的沟通师订单供不应求。这一职业月入3万元以上的不在少数,还有一些机构将宠物沟通师培训做成了一门生意,收费普遍在万元上下。

真灵验还是“智商税”

很多人头一次了解到宠物沟通师这一行业,都会问一句:真的灵验吗?对此,北京的宠物医生赵晓天对记者表示,与宠物进行沟通,了解它们的心理并非无稽之谈,“宠物有很多微表情,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通过观察微表情和一些动作可以了解宠物性格变化,主人也能与宠物产生交流。”

不过,不少人认为,一些宠物沟通师宣称仅凭宠物照片或宠物视频,便能读懂宠物内心,与宠物很快建立所谓的“超感知觉连接”,跨物种与宠物进行对话,未免太离谱。

有多年养宠物经验的北京市民方硕告诉记者,她找过一次宠物沟通师就一些宠物的问题答疑,收费288元,对方基本上是在看她的微信朋友圈去编答案,和事实完全不相符。“还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咨询身边的亲友更靠谱。”方硕说。

北京小动物诊疗行业协会秘书长刘朗认为,电商平台上的很多宠物沟通师更多依赖个人臆想和主观判断,缺乏科学依据和系统训练,可能存在较大的主观误导性。而“宠物行为学专家通过系统学习和科学研究,能够更准确地解读宠物行为背后的原因,提供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心理学专家刘倩认为,宠物沟通师这一职业现在能火起来的重要原因,在于宠物沟通满足了宠物主的情感需求,“有的宠物主明知对方说得并不靠谱,仍会因情感共鸣而感到满足而甘愿买单。现在一些宠物沟通师宣称可以为主人和死去的宠物进行交流,这明显只能是情绪价值的需求,无法验证,而且毫无科学依据。”

记者了解到,现在一些宠物主发现,部分所谓宠物沟通师采用人工智能生成答案,把咨询问题和情景描述通过相关AI软件迅速变成答案,令不少人惊呼自己交了“智商税”。

沟通效果没有统一的检验标准

通过观察与动物进行沟通、了解它们的需求和感受的宠物沟通师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成为较为规范化的行业。而我国这一行业最近几年才开始兴起,行业乱象还比较多。

宠物沟通师小克(化名)告诉记者,这一行业目前国内、国外都缺乏权威从业资质认证,沟通效果也没有统一的检验标准,收费没有统一标准,“现在在很多完全不懂宠物心理和动物相关知识的人涌入,甚至以前讲男女情感方面的咨询师也来入局,导致宠物沟通师的公信力越来越弱,希望行业得到健康发展。”

在某网络投诉平台,有宠物主投诉个别宠物沟通师漫天要价,有人收款后消失不见,或者沟通出现事实性偏差、拒不退款等各种问题。因为大部分数额都在几百元以内,收款追回难度较大,很多人都放弃了维权。

在刘倩看来,宠物沟通师形成行业公约十分必要。“有了行业相应的准入门槛,需要遵守的职业规范和明确相应法律责任,会使得行业健康发展。”不过,刘倩也认为,宠物沟通师是市场机制孕育出的行业,完全科学化既不现实也不一定完全符合宠物的需求,宠物主情绪价值的需求也应尊重。

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熊超提醒消费者,目前,由于法律对宠物沟通师没有明确的职业界定,也缺少相关的监管标准,宠物主在“下单”时,须多加留心,防止被骗。他建议消费者尽量后付费,并能进行验证,“先让宠物沟通师回答一个问题,满意了再进行下一步的咨询。”

同济大学研究团队调查书籍《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显示

“回家置业”位列沪骑手人生规划首选

本报讯(记者裴龙翔)近日,同济大学副教授葛天任及其研究团队发布对上海外卖快递员群体的社会调查书籍《智能革命与骑手未来》,引起业内关注讨论。

据悉,研究团队连续两年针对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开展大规模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共收集1559份电子问卷和近9万字的访谈记录,全面分析了这一群体的工作现状和职业发展等情况。研究结果显示,78.21%的受访者工作年限在3年以下,21.99%的受访者仅工作不到3个月,从业年限不到1年的受访者有近50%。

在接受调研时,很多受访者都表示当前职业是一份具有过渡性质的工作。被问到“未来职业规划”时,受访者选择最多的答案是“回家置业”。调查显示,很多从事外卖员、快递员等职业的劳动者,在获得稳定收入并有所积蓄后,更愿意回到老家、回归家庭,置办小本生意,自主经营。

23岁的外卖骑手李先生表示,来上海1年多了,现在1天跑40单以上没问题,月薪能有7000多元,“现在的工作目的就是赚钱,攒够了钱就回重庆老家建个牧场,这是从小就有理想。”研究显示,与上一代外来务工人员相比,当下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群体实现了经济收入的提升。很多骑手通过自身的学习和积累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实现了一定的发展,从而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以80后骑手李杰为例,其从骑手一路打拼到站长,李杰成了站点晋升最快的青年。在积累了足够的资源后,他返乡做起了外卖平台乡镇合伙人,为商家增收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老家居民们的“家门口”就业问题。李杰认为,回乡创业是最适合自己的一条路,“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带回家乡”。

民生

托育服务需要覆盖更广质量更高

舒年

近日公布的学前教育法中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提供托育服务”,而幼儿园提供托育服务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我国现有3岁以下婴幼儿约3000万,超过三成的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也就是说,托育服务存在接近“千万级”的实际需求。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各地幼儿园的入托年龄一般是要求在当年8月31日前年满3周岁,加之城镇家庭的小型化,使得孩子未及入园年龄的双职工家庭面临较大的育儿压力,甚至形成了“拼养孩子”的现象,双职工的双方父母轮流协助带娃,不仅加重了老人的负担,也形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甚至有的老两口为了帮助照顾在异地居住的孙辈,不得不“被分居”,其中一人前往子女的居住地,成为“老漂族”。还有一点不容忽视,老年人精力有限,如此“拼养”式带娃,也不够专业和规范。

在这样的情况下,婴幼儿家庭需要的不仅仅是普惠式的托育服务,也需要专业化、规范化的托育机构协助,托育服务既需要更广的覆盖面,也需要更高的服务质量。

事实上,托育服务与幼儿园服务还是有所不同的。一方面,不同月龄的婴幼儿差异较大,低月龄婴幼儿甚至缺乏自主进食、如厕和入睡的能力,不仅需要日常照料,也需要行为培养。这就对保育人员和托育场地条件有更高且更细化的要求。保育人员既能够照料婴幼儿日常生活,也能够促进婴幼儿身心健康成长,培养其行为习惯,促进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其人员配比显然要高于普通幼儿园。托幼机构场地不仅需要符合婴幼儿身体条件的安全防护措施,也需要配备适合不同月龄婴幼儿的家具、用具和玩具等,还要具备对婴幼儿进行健康管理的条件。另一方面,婴幼儿家庭对于托育服务的需求也是多元化的,有需要全日托、半日托的,但也有需要计时托、临时托的,这就需要相关机构能够在托育时间和空间上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价格上能让群众托得起,网点分布上要让群众托得近,服务质量上要让群众能放心托、托得好,更重要的是,要让托育服务的提升速度,跟得上快速增长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要通过政策引导、科学规范和分类指导,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托幼服务的积极性,探索形成社区办托、单位办托、幼儿园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元化的服务模式,并细化和完善相应的评估和监督机制。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形成妇幼保健机构与托幼机构的资源融合,完善婴幼儿养育照护体系,也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思考。

海南健全孤儿儿童福利保障网络

建成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218个

本报讯(记者赖书闻)11月8日,记者从海南省政府了解到,该省近年来持续健全孤儿儿童福利保障网络,全省配备儿童督导员232名、儿童主任3280名,建成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19个、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218个,实现全省(县)、乡镇(街道)全覆盖。

在完善孤儿儿童福利保障工作机制方面,海南开展了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通过“监护提质”“精准帮扶”“安全防护”“素养提升”“固本强基”等5个专项行动,提升关爱服务水平;完善孤儿儿童心理健康工作机制,联合教育、卫生健康、群团组织等有关部门对存在心理问题的孤儿儿童进行分级分类关爱,畅通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与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精神卫生服务机构等转介干预就医通道,为孤儿儿童提供更加专业、便捷和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务。

为优化儿童福利机构建设,海南将原来的10家儿童福利机构整合为4家区域性儿童福利机构,先后投入上亿元资金,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医疗、康复、教育和社会工作服务”一体化发展。同时,强化医疗救治和完善特殊教育。4个区域性儿童福利机构均与当地三甲医院签订保障协议,开通孤残儿童就医“绿色通道”,确保孤儿儿童及时得到救治。通过院内办学、联合办学、送教上门等方式,为孤儿儿童提供特殊教育服务,机构内儿童特殊教育实现全覆盖。



“一粒米”的旅程

在位于射阳县的江苏必新大米集团,工人在检查机器碾米情况。作为“餐桌上的长三角一体化”重要保障者,射阳积极推动农业产业与上海深度融合接轨,实现跨越转型,打造上海等长三角地区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采用“互联网+”模式,和大型超市、优质电商平台合作。据介绍,近年年均有50多万吨优质射阳大米销往上海。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为了山里的茶“走出去”

本报记者 徐满

十月下旬的黔西南,正是多雨之秋。王清斌取下眼镜,用衣角轻轻擦去镜片上的雾气,“我们这山上云雾大,所以出好茶啊!”

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七舍镇革上村,第一书记王清斌领着记者走进“夜郎夫手工茶”制作现场,为了让村里的茶“走出去”,王清斌请了制茶专家走进山,带着村民研究种植技术、提升制茶工艺,在这里已经成为革上村“一杯茶”产业的工艺基地,白茶、黄茶、红茶,客户给标准,工艺基地的制茶专家就可以制出符合标准的成品茶叶。

茶产业做“活”了,老百姓就能富起来

“七舍的山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又是云雾缭绕,我们这里的茶叶底子好,做出的茶品质有保证。只要茶产业做‘活’了,老百姓就能富起来。”王清斌话里充满了期待。

而这个期待,在王清斌还是孩童时,就已经像种子似的,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今年48岁的王清斌是革上村土生土长的村民,2019年7月主动申请到兴义市七舍

镇革上村任驻村干部,2021年4月担任革上村驻村第一书记。回村之前,他是人人羡慕的“走出去”“当干部的”。看着他长大的村民都不解:这娃好不容易考出去了,咋又回村了?

或许,王清斌的微信签名可以解释这一切:闲观草际烟光,但识农家最上乐章。

王清斌憧憬着革上村变美变富,村民腰包鼓起来。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已经申请延长驻村一次。

开展免费技术培训

2019年10月,王清斌刚驻村3个月,便走完辖区内的脱贫户、异地搬迁户、监测户、低保户,共103户329人,革上村的村情民意被他摸了个门儿清。群众差在哪里,少了什么,盼着什么,王清斌心里逐渐清晰,有了规划。

在重点掌握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后,王清斌先组织村“两委”成员、驻村帮扶队根据实际情况精准商定帮扶措施,一方面落实住房保障、安全饮水、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农村低保、民政救助等政策。一方面,利用革上村的优势,发展茶叶产业。

革上村拥有贵州省兴义市最传统的茶产业,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茶叶),茶叶种类繁多、资源丰富,拥有超5000亩的茶叶生产基地和百棵以上的挂牌保护古树茶种群,有着较好的古茶经济效益。然而,村民种茶、制茶的并不多,要想真正发展成产业,王清斌心里明白,自己既要争取到村民的信任,也要让村民看到效益。

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王清斌帮助革上村争取到了“乡村振兴集成示范点”项目。但在落实期间,纸厂组的村民信心不足,不愿意种茶。为此,王清斌和村“两委”成员多次召开群众会、院坝会,鼓励组织村民外出学习,开培训班免费给村民技术培训等。

不懂技术,王清斌请专家来指导;没有名气,就鼓励大家出去参加评比;销售不够,就主动走出去找销路。王清斌说,光是给村民讲项目,讲增收是不行的,要用实际行动去帮助村民,以心交心,还要以行动换信任。

茶产业带来大量就业机会

村民李刚灿的茶叶厂,在“夜郎夫手工茶”的帮助下,可以制出各种名品茶,李刚灿说,革上村的茶品质好,一年四季都可以采。

现在自己的茶厂每年可加工干茶(大宗茶)200吨左右,名优茶(干茶)50吨左右。“龙井、毛尖、白茶,我们制好后直接发给国内客户。还有一些卖给国外客户做茶包。”李刚灿开心地告诉记者,由于非洲客户逐渐增多,自己在考虑海外建仓,自从革上村开始发展茶产业,不光自己的买卖做得越来越大,附近村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除草、施肥、修剪、采摘这些活给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33岁的刘正武在参加村里的免费培训后,和老婆在路边开了茶叶店,前店后厂,现在一年销售可以达到200万元左右。“今年参加白茶比赛,得了一等奖!主要也是老师培训时传授很多宝贵的经验给我。”刘正武说,村民把自家茶叶采来厂里,几亩地一年也可以帮助他们增收几千元,种的茶树越多,增收越多。

漫步在如今的革上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山清水秀的自然画卷,错落有致的特色院落、干净整洁的乡村道路、休闲雅致的古茶博物馆……处处呈现出一派生态良好、乡风文明、美丽宜居的幸福图景。王清斌指着远处的马路告诉记者,自己在交通局工作时参与过革上村道路规划,“过去修马路,现在探索致富路。这条路,我会陪着革上村走下去。”



“Z世代”网络主播:我在网上卖好书

在天津新蕾出版社,张荃作为主播董璐(左)拍摄短视频(11月13日摄)。

在今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中,网络主播正式入列。截至2023年12月,全国职业主播数量已达1508万人。

董璐是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新蕾出版社的一名图书主播,张荃作为直播中控,负责引导主播,在直播过程中与观众互动。今年“双十一”期间,两人用“捧哏儿与逗哏儿”般的配合,一场近3小时的直播观看量超万人次,销售额也十分可观。董璐说:“作为一名‘Z世代’(一般指出生于1995年至2009年、深受互联网等影响的年轻人)图书类网络主播,真诚告诉家长如何选择好书,这才是直播的目的。”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 摄